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二十五回 王橫斷橋霸渡口 邦昌假詔害忠良

詩曰：地網天羅遍處排，岳侯撞入運時乖。纜離吊客兇神難，又遇喪門白虎災。

話說當時岳爺對吉青道：「愚兄今日奉旨回京，祇愁金兵渡過河來，兄弟干係不小！恐你貪酒誤事，今日愚兄替你戒了酒，等我回營再開。兄弟若肯聽我之言，就將此茶為誓。」說罷，就遞過一杯茶來。吉青接過茶來，便道：「謹遵大哥之命。」就將茶一飲而盡。岳爺又差一員家將，前往元帥營中去，稟道：「岳飛今奉聖旨進京，君命在身，不及面辭元帥。」又再三叮囑了吉青一番，帶了張保，上馬匆匆，一路望著京都而來。

一日，行至中途，祇見一座斷橋阻路，岳爺便問張保：「你前日怎麼過來的？」張保道：「小人前日來時，這條橋是好端端的，小人從橋上走過來的，今日不知為甚麼斷了？」岳爺道：「想是近日新斷的了。你可去尋一隻船來，方好過去。」張保領命，向河邊四下裡一望，並無船隻；祇有對河蘆葦中，藏著一隻小船。張保便喊道：「艖公，可將船過來，渡我們一渡！」那船上的艖公應道：「來了。」看他解了繩纜，放開船，咿咿啞啞搖到岸邊來，問道：「你們要渡麼？」岳爺看那人時：生得眉粗眼大，紫膛面皮，身長一丈，膀闊腰圓，好個兇惡之相！那人道：「你們要渡河，須要先把價錢講講。」張保道：「要多少？」那人道：「一個人，是□兩；一匹馬，也是□兩。」岳爺暗想：「此橋必定是那人拆斷的了。」張保道：「好生意嚇！朋友，讓些罷。」那人道：「一定的價錢。」張保道：「就依你，且渡我們過去，照數送你便了。」

那艖公暗想道：「就渡你過去，怕你飛上天去不成？又看看他們的包裹，雖甚是有限，好匹白馬，拿去倒賣得好幾兩銀子。看這軍官文縐縐的，容易收拾。倒是那個軍漢一臉橫肉，祇怕倒有些氣力，待我先對付了他，這匹馬不怕不是我的。」便道：「客官，便渡你過去，再講也不妨。但是我的船小，渡不得兩人一馬，祇好先渡了一人一馬過去，再來渡你罷。」張保道：「你既裝得一人一馬，那在我一個人，能佔得多少地方？我就在船艖上蹲蹲罷。」艖公暗笑：「這該死的狗頭，要在船艖上，不消我費半點力氣，就送你下水去。」便道：「客官，祇是船小，要站穩些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把船攏好。

岳爺牽馬上船，果然船中容不得一人一騎，岳爺將馬牽放艖中，自己卻在船頭上坐地。張保背了包裹，爬到船艖上，放下了包裹，靠著舵邊立著。艖公把船搖到中間，看那張保手中拄著那根鐵棍，眼睜睜的看著他搖櫓，自己手中又沒有兵器，怎生下手來？想了一會，叫道：「客官，你替我把櫓來拿定了，待我取幾個點心來吃。你若肚裡餓了，也請你吃些。」張保是久已有心防備著的，便道：「你自取去。」撇了混鐵棍，雙手把櫓來搖。回頭看那艖公蹲身下去，揭開船板，颯的一聲，掣出一把板刀來。張保眼快，趁勢飛起左腳來，正踢著艖公的手，那把板刀已掉下河中去了。再飛起右腳來，艖公看得親切，叫聲：「不好！」背翻身，撲通的一聲響，翻下河去了。

岳爺在船頭上見這般光景，便叫張保：「須要防他水裡勾當！」張保應聲：「曉得，看他怎生奈何我！」就把這混鐵棍當作劃槳一般，在船尾上劃。那艖公在水底下看得明白，難以近船。前邊船頭上，岳爺也把那瀝泉槍當作篙子一般，在船頭前後左右不住的攪，攪得水裡萬道金光。那個艖公幾番要上前算計他，又恐怕著了槍棍，不敢近前。卻被那張保一手搖櫓，一手劃棍。不一時，竟劃到了岸邊。岳爺就在船艖裡牽出馬來，跳上了岸。張保背了包裹，提了混鐵棍，躡身上岸。那隻船上沒有了人，滴溜溜的在水內轉。張保笑對岳爺道：「這艖公好晦氣！卻不是偷雞不著，反折了一把米？請爺上馬走罷！」岳爺上了馬，張保跟在後頭。

纜走不得一二□步路，祇聽得後邊大叫道：「你兩個死囚！不還我船錢，待走到那裡去？」張保回頭看時，祇見那個艖公精赤著膊，手中拿條熟銅棍，飛也似的趕來。張保把手中混鐵棍一擺，說道：「朋友，你要船錢，祇問我這棍子肯不肯。」艖公道：「那有此事，反在大蟲的口裡來挖涎。老爺普天之下，這除了兩個人坐我的船，不要他船錢。除此之外，就是當今皇帝要過此河，也少不得我一厘！你且聽我道：「老爺生長在江邊，不怕官司不怕天。任是官家來過渡，也須送我□千錢。」

張保道：「朋友少說！祇怕連我要算第三個！」艖公道：「放屁！你是何等之人，敢來撩撥老爺？照打罷！」舉起熟銅棍，望張保劈頭打來。張保喝聲：「來得好！」把混鐵棍望上格當一聲響，架開了銅棍，使個「直搗黃龍勢」，望艖公心窩裡點來。艖公把身子往右邊一閃，剛躲個過，也使個「臥虎擒羊勢」，一棍向張保腳骨上掃來。張保眼快，雙足一跳，艖公這棍也撲個空。兩個人搭上手，使到了□五六個回合。張保祇因背上馱著個包裹未曾卸下，轉折不便，看看要輸了。

岳爺正在馬上喝彩，忽見張保招架不住，便拍馬上前一步，舉起手中槍，向那兩條棍子中間一隔，喝聲：「且住！」兩個都跳出圈子外來。艖公道：「那怕你兩個一齊來，老爺不怕！」岳爺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我要問你，你方纜說，天下除了兩個人不要船錢，你且說是那兩個？」艖公道：「當今朝內有個李綱丞相，是個大忠臣，我就肯白渡他過去。」岳爺道：「再一個呢？」艖公道：「那一個除非是相州湯陰縣的岳飛老爺，他是個英雄豪傑，所以也不要他的渡錢。」張保道：「好哩！可不連我是第三個？」艖公道：「怎麼便好連你？」張保道：「現放著俺家的爺爺不是湯陰縣的岳老爺？你不要他的渡錢，難道倒好單要我的不成？」艖公道：「你這狗頭，休要哄我。」岳爺道：「俺正是岳飛，在黃河口防守金兵，今聖旨召進京中，在此經過。不知壯士何由曉得岳飛，如此錯愛？」艖公道：「你可就是那年在汴京搶狀元，槍挑小梁王的岳飛麼？」岳飛道：「然也。」艖公聽說，撇了棍，倒身便拜，說道：「小人久欲相投，有眼不認，今日多多冒犯！望爺爺收錄，小人情願執鞭隨轡。」岳爺道：「壯士請起。你姓甚名誰？家居何處？因何要來投我？」艖公道：「小人生長在揚子江邊，姓王名橫，一向在江邊上做些私商勾當。祇因好賭好吃，錢財到手就完。因思人生在世，也須幹些事業，祇是無由進身。久聞爺爺大名，欲來相投。因沒有盤纏，故在此處折斷橋梁，詐些銀子，送來孝順爺爺，不意在此相遇。」岳爺道：「這也難得你一片誠心！既如此，與你同保宋室江山，討個出身也好。」王橫道：「小人不願富貴，祇要一生伏侍爺爺。」岳爺道：「你家在那裡？可有親人麼？」王橫道：「小人從幼沒了父母，祇有一個妻子，同著小兒王彪，在這沿河樹林邊破屋裡，依著舅舅過活。我這船艖裡還有幾兩碎銀子，待小人取來與他去度日。」張保道：「快些，快些！我們要趕路的，不要戀家耽擱！」

於是三個一齊再到河邊來。王橫跳上船去，向艖裡取了銀子，跳上岸，把船撇了。一直向河邊樹林下茅屋內去，安頓了妻子，背上一個包裹，飛奔趕來。張保見了，便道：「朋友，我走得快，爺是騎馬的，恐你趕不上，把包裹一發替你背了吧！」王橫道：「我挑了三四百斤的擔子，一日還走得三四百里路，何況這點包裹？我看你的包裹，比我的還重，不如均些與我，方好同走。」岳爺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上馬先走，看你兩個先趕上的，就算是他的本事。」張保道：「甚好，甚好！」岳爺把馬加上一鞭，祇見唵唵一馬跑去，有七八里纜止。那王橫、張保兩個放開腳步，一口氣趕上來。王橫剛趕到岳爺馬背後，那張保已走過頭去了，祇爭得□來步遠，岳爺哈哈大笑道：「你們兩個，真是一對！這叫做『馬前張保，馬後王橫』也！」

三個人上路，歡歡喜喜。不一日，到了京師。剛到得城門口，恰遇著張邦昌的轎子進城，岳爺祇得扯馬閃在一旁。誰知張邦昌早已看見，忙叫住轎，問道：「那一位是岳將軍麼？」岳爺忙下馬，走到轎邊，打一躬道：「不知太師爺到來，有失回避！」邦昌道：「休記當年武場之事，如今吾為國家大事，保將軍進京為帥。聖上甚是記念，如今就同將軍去見駕。」岳爺祇得隨著進城。剛到午門，已是黃昏時分。邦昌道：「隨我上朝。」家人提了燈籠進朝，到了分宮樓下，邦昌道：「將軍在此候旨，我去奏知天子。」岳爺答道：「領命。」邦昌進了分宮樓，往旁邊進去了，著人到宮中知會消息。

再說荷香正在宮中與聖上夜宴，有太監傳知此消息。荷香看主上已有幾分酒意，又見明月當空，跪下奏道：「臣妾進宮侍駕，還未曾細看宮闕，求萬歲帶臣妾細看一回。」康王道：「卿要看那宮廷麼？」吩咐擺駕，先看分宮樓。鑾駕將至分宮樓，那岳爺看見一派宮燈，心中想道：「張太師果然權大！」上前俯伏，口稱：「岳飛接駕。」內監叫道：「有刺客！」兩邊太監上前拿住岳

飛。高宗吃驚，即便回宮，問道：「刺客何人？」內監道：「岳飛行刺！」娘娘道：「若是岳飛，應該寸斬。前者宣召進京，他違旨不來。今日無故暗進京城，直入深宮，圖謀行刺。伏乞聖上速將他處斬，以正國法。」高宗此時還在醉鄉，聽了荷香之話，就傳旨出來，將岳飛斬首。宮官領旨，將岳飛綁出午門外來。

張保、王橫見了，上前問道：「老爺何故如此？」岳飛道：「連我也不知！」張保道：「王兄弟，你在此看了，不許他動手，我去去就來！」張保忙提著混鐵棍就走，連柵門都打開。有五城兵馬司巡夜看見了，叫手下拿住。眾人急忙追來，那裡追得著？張保來至太師門首，不等得叫門，一棍就打進裡邊。張保是在府中出入慣的，認得路徑，知道太師爺在書房裡安歇的，他就一腳將書房門踢倒，走進裡邊，揭起帳子，扯起大師，背了就走。走出府門，口中叫道：「不好了！岳爺爺綁在午門了！」

李太師被張保背著飛跑，顯得頭昏眼暈，來至午門放下。李綱一見岳飛綁著跪下，便高聲叫道：「你幾時來的？」岳爺連忙回稟道：「小將在營中，奉有聖旨召來。纔到得城中，與張太師同進午門。到了分宮樓下，叫小將站著，張大師進去了。好一會不見出來，祇見天子駕到。小將上前接駕，不意內監叫道：『有刺客！』即將小將拿下，綁出午門。求太師與小將證明此事，死也甘心！」太師聽說，便叫：「刀下留人！」即去鳴鐘撞鼓，太師往裡邊進來。那曉得張邦昌奸賊已知，即暗暗的將釘板擺在東華門內。李綱一腳跨進，正踏著釘板，大叫一聲，倒在地上，滿身鮮血。張保見了，大叫：「太師爺滾釘板哩！」午門眾大臣聽見，連忙上前來救。但見太師的手足鮮血淋漓，倒在金階。

早有值夜內監，報知天子奏道：「眾大臣齊集午門，李太師滾釘板，命在頃刻！請駕昇殿。」荷香奏道：「更深夜黑，主上明早昇殿未遲。」高宗道：「眾卿齊集大殿，孤家怎好不去坐朝？」隨即昇殿。眾文武三呼已畢，平身。高宗看見李太師滿身是血，傳旨宣太醫官調治。李太師奏道：「臣聞岳飛武職之官，潛進京師，欲害我主，必有主使，該取禁刑部獄中。待臣病好，審問岳飛，究明此事，問罪未遲。」高宗准奏，傳旨將岳飛下獄。眾大臣送李太師回府，張保、王橫牽馬跟著。高宗退朝回宮，不表。

再說李太師回到府中，著人忙請刑部大堂沙丙到來相見，吩咐道：「岳飛必有冤枉，可替他上一道本章，說他有病，飲食不進，萬望周全。待我病愈，自有處置。」沙丙領命，辭別太師回去。

到次日，果然奏了一本，天子准了。這也不在話下。再說那李太師寫了一張冤單，暗暗叫人去刻出印板，印上數千張，叫張保、王橫兩人分頭去貼，祇說張邦昌陷害岳飛情由，遍地傳揚。不道這個消息，直傳到一個所在，卻是太行山。有個「公道大王」牛皋，聚眾在此山中，稱孤道寡，替天行道。這日正值牛皋生日，那施全、周青、趙雲、梁興、湯懷、張顯、王貴七個大王，備了禮來祝壽，見過禮，兩邊坐下。眾人道：「已拿了幾班戲子，候大王坐席唱戲。」牛皋道：「難為各位兄弟了！」看看等到晌午時分，湯懷說道：「眾位兄弟，等到何時纔坐席呢？」牛皋道：「等吉大哥來！這吉大哥，我平日待他不同，我的生日，他必定來的。」湯懷道：「既如此說，等等他。祇怕要等到晚哩！」王貴道：「無可奈何，祇得依他等罷！」

湯懷氣悶，立起身來閑走，一走走到戲房門首，祇聽得裡面說：「張邦昌陷害岳飛。」湯懷走進來問道：「誰害岳飛？」戲子回說：「方纔揭的一張冤單，閑空在此，故爾念念。」湯懷道：「拿來我看！」戲子即忙送過來。

湯懷接著看了，轉身就走，來至飛金殿上說道：「牛兄弟，岳大哥被人陷害了！」牛皋道：「湯哥，你怎麼知道？」湯懷就將冤單——念與牛皋聽。牛皋聽了，怒發如雷，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！也不做這生日了，快快收拾兵馬進京去，相救大哥。」即時傳令，將七個大王兵馬盡行聚集，連本山共有八萬人馬，下山一路而來，無人攔阻，直至金陵。離鳳臺門五里，安營下寨。

那守城官兵慌忙報上金階，奏與高宗知道。高宗隨傳旨下來：「何人去退賊兵？」下邊有後軍都督張俊，領旨出午門來，帶了三千人馬出城，將人馬攔開。八個英雄走馬上來。湯懷對張俊說道：「我們不是反寇！你進去祇把岳大哥送出來，便饒你了。你若不然，就打破金陵，雞犬不留，殺個乾乾淨淨。」張俊道：「怪不得岳飛要反，有你這一班強盜相與，想要裡應外合。我今奉聖旨，到來拿你這一班狗強盜！」牛皋大叫一聲，舞著雙鋼，照頭就打，張俊掄刀格架。戰不上三四個回合，那張俊那裡是牛皋的對手，轉馬敗走。湯懷對牛皋道：「讓他去罷！倘然我們這裡追得急了，他那裡邊害了大哥的性命了，不必迫他。」牛皋就命眾人且回營安歇，不提。

再說那張俊回至午門下馬，進朝上殿，奏道：「臣今敗陣回城，他們是岳飛的朋友湯懷、牛皋等作亂，來救岳飛。求主公先斬岳飛，以絕後患。」高宗主意未定，適值午門官啟奏：「李綱在午門候旨。」高宗降旨：「宣進來。」李太師上殿，朝拜已畢。高宗道：「朕正為賊兵犯關，張俊敗回，孤家無計，老太師有何主意？」李綱奏道：「就命岳飛退了賊兵，再將他定罪可也。」張邦昌奏道：「都督張俊敗回，奏聞聖上，這班強賊，乃是岳飛的朋友。若命岳飛退賊，豈不中其奸計？」李綱、宗澤一同奏道：「臣等情願保舉岳飛，倘有差池，將臣滿門斬首。」高宗道：「二卿所奏，定然不差。」即忙降旨，宣召岳飛上殿。岳飛進朝，朝見已畢，高宗就命岳飛去退賊寇回旨。

岳飛領旨，正往下走，李綱喝聲：「岳飛跪著！」岳飛祇得跪下。李太師道：「聖上愛你之才，特命徐仁召你到京，著你保守黃河。你怎麼敢暗進京師，意欲行刺聖躬？理應罪誅九族，你有何言奏答？」岳飛道：「太師爺！罪將萬死，不得明冤！有聖上龍旨召進京城，現在供好在營中。若罪小將進宮，小將到京時，城外見了張太師，張太師同小將同至午門，叫小將在分宮樓下候旨。張太師進去，不見出來。適值聖駕降臨，罪將自然跪迎。岳飛一死何惜，祇因臣母與我背上刺下『精忠報國』四字，難忘母命！求太師爺作主！」

張邦昌忙奏道：「想是岳飛要報武場之仇，如此攀扯，求聖上作主！」李綱奏道：「既如此，聖上可查一查，那日值殿的是何官？問他就知明白了。」高宗降旨，命內侍去查明那日值殿者何官。不多時，內侍查明回奏：「乃是吳明、方茂值殿。」高宗就問那一晚之事。吳明、方茂奏道：「那晚有一小童手執燈籠，上寫『右丞相張』，見太師爺引著一人進宮。非是臣等當時不奏，皆因太師時常進宮來往，故無忌憚。」高宗聞奏大怒，將張邦昌大罵道：「險些兒害了岳將軍之命！」吩咐將張邦昌綁了斬首。李綱奏道：「姑念他獻玉璽有功，免死為民。」高宗准奏，降旨限他四個時辰出京。張邦昌謝恩而出，回家收拾出京。不是李太師奏免他，殺了這個奸賊，後來怎得死在番人之手，以應武場之咒？

正是：若不今朝邀赦免，何至他年作犬羊？這是後話慢表。且說高宗命岳飛領兵出城退賊，未知勝敗若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